

柯因捷富阿

底薩河畔

新文藝出版社

阿 富 捷 因 柯

底 薩 河 畔

張 達 三 劉 健 鳴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 上 海

А. Авдеенко
НАД ТИССОЙ

根據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4年版本譯出

蘇聯 Б. Игнатьева 插圖

底 薩 河 畔

原 著 者	蘇 聯 阿 富 捷 因 柯
翻 譯 者	張 遼 三 劉 健 鳴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 海 康 平 路 1 5 5 號)
印 刷 者	華 文 印 刷 局 (上 海 濟 壽 路 1 4 3 弄 4 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 (789) [VI II 17]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126000 字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6 1/8
1955年 5 月上海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100100 冊

定價 六角六分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描寫蘇聯邊防軍與越境的美國間諜進行鬥爭的小說。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在烏克蘭的外喀爾巴阡省。美國特務機關運用了一系列的卑鄙狡猾的手段謀殺了歸國途中的蘇聯退役班長別洛喀萊，獲得了他的全部證明文件後，派遣了訓練有素的間諜克拉爾克在匈牙利跳傘降落，同時還派了兩名空降特務在蘇聯境內降落，作為間諜克拉爾克行動的掩護。然而敵人的陰謀很快就被揭穿。降落在蘇聯境內的兩名特務當即被捕，但是主要的敵人——間諜克拉爾克漏網了。他越過了蘇聯國境，化名為退役班長別洛喀萊，混進了雅沃爾國際車站的機車工廠，企圖組織武裝暴動，破壞鐵路、橋樑，發動反蘇戰爭。可是，堅持不懈、果敢機敏的蘇聯邊防軍人在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的協助下，克服了種種困難，終於出其不意地逮捕了美國間諜克拉爾克。這個故事喚起了生活在社會主義、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廣大勞動人民必須時刻提高警惕，對胆敢侵犯人民國家的一切陰險卑鄙的行為，給予堅強有力的反擊。

底
薩
河
畔



—

在一個漆黑的三月的夜晚，大約離天亮還有三小時光景，我們邊防軍的隊伍在喀爾巴阡山的上空，發現了一架來歷不明的飛機。這架飛機是從西南方，從匈牙利、奧地利那個方向飛來的。它往北飛行了幾分鐘，在山林地帶盤旋了一會，然後折向西方，就不知去向了。

沒有過多久，內務部雅沃爾市保安局局長卓巴文少校就知道了關於侵犯領空的消息。卓巴文立刻得出了結論：外國飛機當然不會無緣無故地在這樣的夜晚出現在蘇聯領土的上空，一定還有空降的特務。但他們會在哪儿降落呢？

飛機在我國的領空連續飛行了七分鐘，它往北

至少飛了四十公里。到底應當在哪一塊地方去搜尋這些空降特務呢？

卓巴文把巨幅的軍用地圖攤開在桌子上，就開始沉思了。喀爾巴阡山的哪一塊地方對敵人來說最宜於空降特務呢？稍加思索之後，他的眼光就停留在雅沃爾城附近的山區上面了。毫無疑問，間諜們是看中了這個城市，因為這裏容易隱藏，而且從這裏沿着鐵路和公路可以通往各地。卓巴文深深地知道：潛入我國領土的敵人總想儘快地混進人流中去，好在裏面隱藏起來。

黎明前，可能空降特務的地區已被封鎖。搜查隊巡查了雅沃爾城附近的山林和峽谷。

傍晚，找到了兩個降落傘：一個在稠密的灌木叢裏面，用碎石子遮蓋着；另一個藏在『底薩河上的朝霞』農莊遠處草地上的一堆去年收割的乾草裏面。

就在這一天，在第五邊防哨所轄地區，在太陽山上的葡萄園裏，邊防軍拘留了一位『來自莫斯科的農學家』。他實際上却是個空降特務。在押回來的路上他想逃跑，結果被打死了。

另外一個特務，儘管經過仔細的搜查，還是沒能在當天晚上和第二天找到，也沒能在第二天夜裏找到。

在廣大的山林峽谷地區，要找到一個訓練有素、善於匿跡的人，真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但他却不能永遠躲藏下去，他一定要離開他那安全的藏身處所跑出來的。卓巴文估計不會遲於明天——星期的早晨這件事一定要發生，因為那時集體農莊莊員們將由各條山路來到雅沃爾趕場。

卓巴文想到敵人從他藏身處能夠看到搜查隊的動靜，於是他就伴作解除封鎖，故意儘量製造喧

嘩，把搜查隊載上汽車，打發他們到下面的窪地裏去了。

拂曉，太陽還沒有出來，犍牛拉着板車，男女莊員們在肩上揹上了繫着麻布帶的柳條籃，沿着大道和小徑走下山來。

這些大大小小的人流在直達雅沃爾的大道上，匯成了一支巨流。卓巴文親自在這裏，在要道口的崗棚裏守候。他坐在窗口旁邊，仔細觀察過路的人們，等待着空降特務。當然，這個間諜還在他沒有來的時候，就已經算計好了他能够輕易地混進男女人羣，順利地潛入城市。

人們接連不斷地走過崗棚，越過要道口，可是卓巴文沒有阻攔任何人。

一列載貨的火車緩慢地由底薩河畔的雅沃爾城開來。這時，有着一對青年人眼睛的、灰白鬚髭的值班，便將要道口關上了。在有條紋的攔路杆前面開始聚集了一大羣人。卓巴文審視着他們的臉孔。一個腳穿皮靴，身著黑裙的婦人，眼睛裏滿是淚水，她今天不知遭受了什麼不幸。她雙唇哆嗦，低垂着頭，眼淚立刻又要湧出來了。

一對幸福的新婚夫婦，無憂無慮地將手肘倚在攔路杆上，站在這個婦人身旁，但是並沒有留心到她的痛苦。這個年青的男子漢，看樣子像維郝威那的伐木工人，或者是個強悍的撐筏工人，在他鬚髮的頭上，戴一頂纏着黑帶和插着彩羽的鮮綠色的禮帽。他那細瘦的腰部緊束着一根繫有各色各樣銅牌、小釘和一些斜方形、正方形東西的寬腰帶。在他那有力的肩膀上漫不經心地披着一件白色軟皮的沒有袖子的短外套，上面綉着彩色的絨毛，領子旁邊有鬆軟的總子。亞麻襯衫的前胸綉着絲綫和小

珠子。

他的黃髮女伴也同樣裝束華麗。她穿着一條綠色的粗羊毛的帶有條紋的裙子，和一件櫻桃色緞子的短上衣，戴一條用古時的銀幣做成的項圈，另外還有一件綉着兩道花邊的雪白的短外衣。

他們要往哪裏去呢？爲什麼呢？大概是既沒有預定的去處，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原因，只不過是現在在家裏呆不住了，想出來逛逛，炫耀一番自己的幸福，讓那些好心腸的人們讚賞他們的美麗罷了。

卓巴文的目光離開了這一對年青的維郝威那人，立刻就注視着一個翹鼻子的沒有刮臉的年青人，他的臉孔虛腫得很厲害，像凍壞了似的。他穿得很普通，甚至有點寒傖的樣子：一件舊外衣，顯然是用他父親的衣裳改的；一雙穿舊了的皮靴，一頂掉了毛的尖頂皮帽。年青人的背上揹着一個新的籃子，在籃子上面露出了一個長着額毛的、紅鼻子的公鵝的頭。這個人只有一點與衆不同：他的外衣的衣領是豎起的。既沒有風，又沒有雨，把衣領豎起來有何用意呢？

『這個年青人真有意思，他常常經過你這兒上市場去嗎？』卓巴文少校問鐵路員工。

『我也是頭一回看見他哩！他不是咱們這地方的人：沒有晒過咱們這兒的太陽，也沒有吹過咱們這兒的風，皮膚還那麼白哩。他打扮得也同咱們這兒的人不一樣！』

『什麼打扮？』卓巴文很感興趣地問道。

『你瞧他那雙皮靴，那件外衣，那頂帽子。咱們這兒的人，住在上河的也好，住在下河的也好，我

全都認得出來，在他們中間可就是沒有這個模樣的人。」

卓巴文在口袋裏摸着手槍的帶凸紋的槍柄，推開了崗棚的門。在一個手拿自動步槍的兵士的伴隨下，來到攔路杆前。

『公民，請把你的證件拿出來！』他小聲地但很堅決地說道。

『請看吧！……』揹着公鵝的小伙子說着，慌忙地把他那隻不像做過工的白淨的手伸進衣袋裏去。

但這時卓巴文已經不需要看他的身份證了。他這雙沒有勞動過的手，這個硬從嘴裏逼出來的、機械而不自然的、帶外國音調的『請看吧』，已經完全證實了卓巴文沒有認錯人。

在鐵路守護員的崗棚裏搜查了這位被捕者。自動槍手從他的口袋裏掏出一支速射無聲手槍，兩顆手榴彈，一包紮得很緊的一百盧布的鈔票和一張喀爾巴阡的主要鐵路幹綫圖。在籃子裏公鵝的下面發現了一架小型無線電台和兩盒備用的手槍子彈。

卓巴文結束了搜查。他把一瓶縫在空降特務襯衫衣領裏面的氰化鉀抽了出來。

『你是恐怖分子嗎？』

空降特務心慌地，不同意地搖了搖頭。

『不是的，不是……』停了一會，他又補充道：『我只不過是個破壞分子。』

『只不過……』卓巴文冷笑道：『這也並不多。你是一個人來的嗎？』

『是一個人來的，少校先生，讓我全都說出來吧！我的任務是……』

卓巴文打斷了破壞分子的話，說道：『等一會到一個對你比較合適的地方，你再說吧！』

『沒關係，我現在就說。我的任務是……』

卓巴文沒聽破壞分子的話，逕自走到他跟前，使勁地將他那粗布外衣的衣領放了下來，打量着他那長滿了棕色鬚髮的後腦勺。

『你的衣領幹嗎要豎起呢？』

『你們的脖子經常刮淨了的，而我……』

『明白了。這就是說，給你化裝的那些人太疏忽大意了。誰給你化的裝？……還是等一會再談這個吧！』

在汽車上空降特務沒有開口。卓巴文注意到：他雖然很抑鬱，但却很感興趣地探望着雅沃爾城的近郊和擠滿人羣的街道。

汽車在內務部保安局的鐵柵欄大門前停了下來。這個空降特務又活躍起來了。

『少校先生，請不要忘了我一點也沒有反抗呵。我有手槍，但是沒有用它。』

『難道這也有什麼意義嗎？』卓巴文嚴厲地問道。

『我的天啦，怎麼會沒有意義呢？有意義！有很大的意義！』空降特務滿懷信心地說道：『如果我抵抗了，我就會受到某種懲罰，而現在呢，將是另外一種處分了。不是嗎？』

卓巴文沒理他。

汽車緩慢地開進了鋪着大圓石的寬敞的院子。

『少校先生，』空降特務又開始嘮叨起來，『我是跑來投誠的。請你相信，還在很久以前，在他們決定派我到這裏來的時候，我就考慮投誠了。我恨他們，他們剝奪了我的青春。』

卓巴文拉開汽車的後門，做了一個手勢要空降特務下車。

破壞分子機靈地跳下車來，站在隙縫裏長着剛發芽的春草的圓石上。由於陽光耀目，他眯縫着眼睛，細心地望着那位押送者，想猜出他還沒有發出來的新命令。同時，他還賊眉賊眼地四處張望，瞅着纏滿了老常春藤的高圍牆和有着大窗戶的兩層樓房。

『這地方你熟悉嗎？』卓巴文笑道。空降特務點頭回答。

『這兒從前是馬札爾銀行。』他說。

卓巴文走進自己的辦公室，打開了小窗戶，脫下斗篷，摘下帽子，用手帕揩乾了額上的汗水。

『有點熱啦，春天來了！寬一寬衣服吧！』他對空降特務這樣說道。而空降特務呢，站在這間大房子中間的地毯邊沿上，猶疑不決地不敢往前邁步。『脫下衣服吧，我說你請坐吧！』

空降特務坐下了。他那敏銳的耳朵一直都保持着警覺：到底什麼時候這位蘇聯少校才會用命令的口吻，而且還帶着明顯的優越感和輕蔑的神情來和他說話呢？

『還是讓你先吃飯吧！』卓巴文一面說着，一面伸手去按那白色的鈴鈕。

空降特務越來越不明白這個俄國人是怎麼回事。吃飯的時候，他也不時地小心翼翼地瞅着少校，等待着訊問。但卓巴文並沒有開口，他正在忙着看文件，好像已經忘記了這個被捕的人還在這裏似的。

空降特務吃完了飯，胆怯地咳嗽了一聲，表示自己還在這裏。

『抽煙吧！』卓巴文說着，沒有抬頭，遞給他一包香煙。

『少校先生，我現在想說……』

『忙什麼呢？特別是你。抽煙吧！』卓巴文說完，又默不作聲地看起他的公文來了。

空降特務點了點頭，還淒涼地笑了一笑，他已經感到這對他簡直是一個諷刺。

他貪婪地抽着煙，在椅子上坐立不安。辦公室裏面的椅子是很多的，但他却選了放在遠處屋角的一隻，因為那裏沒有陽光。卓巴文心裏明白他之所以『怕光』的原因，但他覺得這時候沒有必要向敵人說穿自己的猜測。

少校長時間的沉默使空降特務變得有些神經質了。他望着這個一點也不像美國和德國的報章雜誌以及諜報學校的教員所描繪的肅反人員那樣的俄國人，他實在無法把自己的恐懼掩飾住。

破壞者想從少校的臉上看到那種幸災樂禍、洋洋得意的神情和那種故意同自己的戰利品取樂的願望，但是它却和平常一樣的寧靜。

卓巴文推測了間諜的心境，根據各方面的判斷：他既不會閉口不談，也不會直言不諱。他可能坦

白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最重要的却會隱瞞。

卓巴文暗自忖量道：『使用類似這種狡猾手段的人，你既不是第一個，更不是最後一個。』他放下手裏的文件，用一塊沉重的壓板把文件壓住，就注視着破壞者的眼睛問道：

『你姓什麼？』

『太魯達，』特務有準備地回答道：『伊凡·巴甫洛維奇·太魯達。出生年月是一九……』

『是太魯達嗎？』卓巴文隨着又改口問道：『好，暫時就算是它吧……你打算到哪裏去呢？』

『到基輔去。』

『美麗的城市。』卓巴文定睛注視着特務，扭開了枝形掛燈。全室立刻沉浸在一片明亮而柔和的燈光下面了。

空降特務還算經得起這個小小的考驗：他不像那些還不習慣於自己的假面孔的人一樣，沒有用手來掩蓋自己的面孔，也沒有因明亮的燈光而驚慌失措。正相反，他以訓練有素的鎮靜目不轉睛地盯着這盞枝形掛燈。但是要騙過卓巴文却不是那樣容易的。

『你什麼時候做的「整容手術」呢？』卓巴文突然問道，走到特務的身旁，打量他那人工製造的翹鼻子和外科醫生的能手在他的兩頰和下巴上面刻下的麻子。

空降特務閉上了兩眼，好久沒有開口。卓巴文也沒有打擾他。他耐心地等着，已經準備敵人不是向他玩弄新詭計就是承認部分的事實。

『是三年以前做的，』特務回答道，『那時我在諜報學校。』

『爲什麼呢？是因爲有些雅沃爾人認識您，所以才改頭換面的嗎？』卓巴文回到桌子跟前，把一疊白紙放在面前，又問道：『你的真實姓名是什麼呢？』

『卡勒爾·格隆查克。』

『暗號呢？』

『米德維支^①。』

『當然，你是受過訓練的囉？』

『我在特別學校畢業。』

『是什麼特別學校呢？你怎麼上那裏去的？你現在是爲誰服務呢？』

格隆查克立刻回答了所有的問題。他談到什麼時候和在什麼條件之下他開始爲美國諜報機關服務的。原來他生在雅沃爾城附近，是一個擁有大塊葡萄牙園和果園主人的兒子。當蘇軍進入喀爾巴阡的時候，他跟着父親到匈牙利去了。不久，蘇軍兵臨布達佩斯城下，格隆查克又不得不跟着霍爾第分子和沙拉希分子逃得更遠，於是到了德國。後來，他來到美國佔領區。在這裏，在慕尼黑他應徵入

① 這裏的『整容手術』是指給特務化妝的一種辦法。

② 『米德維支』是『熊』的意思。

伍了。他被派到一所設立在靜僻的高山之上的療養所裏面的學校裏學習了。格隆查克住在一間開窗只見蒼天的房子裏。和他見面的祇有那些教師們。飯食是由一個沉默寡言的婦人送來。到要呼吸新鮮空氣時，就由一輛遮黑的汽車運送到離療養所幾公里以外地方去。所謂閒遊，往往總是配合練習手槍射擊和攀登懸崖、樹木等同時進行的。

卓巴文繼續審問，弄清了卡勒爾·格隆查克在這個學校居留的整個時間根本就不曉得還有誰也在这裏受訓。格隆查克曾經感覺到，同時也猜到，在這座療養所的屋簷底下有着不少和他一樣的人，但他却沒有一次能親眼見到他們。

普通科受訓完畢以後，格隆查克又開始受鐵路方面的專門訓練，並熟悉山區的地形。這時，他才想到訓練他的目的是爲了在外喀爾巴阡區鐵路沿綫收集情報和進行破壞。不久以後，他果然接到命令：要派他到外喀爾巴阡來。

今年二月，格隆查克在學校畢業後就領了錢和一張冒名爲太魯達、以車頭鉗工爲職業的證件。三月初他被汽車載運到軍用機場，格隆查克就是從那兒飛來的，完成了他生平最後一次飛行。

格隆查克在說到供詞的最後幾句話時，他的聲音顫抖了，眼淚也奪眶而出。但他立刻用衣袖把眼淚擦乾，笑着說道：

『少校先生，您不要以爲我是哭給您看的，莫斯科是不相信眼淚的。』

卓巴文把卡勒爾·格隆查克所說的全都記錄下來了：無論是可信的、值得懷疑的或者是捏造的謊